

主编：莫默

总第 18 辑

最心跳的原创恐怖小说

新·心跳

记忆迷城
— 轩弦

幻肢痛

/ 白少邪

醉花阴

/ 快刀

盒子

/ 张震

一个黑黑的无底洞……
小蚂蚁，接着蚂蚁爬越多，男孩的嘴唇也慢慢开了，像男孩的嘴里、鼻孔里、耳孔里，慢慢地爬出来几只黑色的

/ 麦洁



国内一流悬疑大师倾情奉献！
带给您真正的心跳感受！

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古 华

恐怖+悬疑+推理+离奇+诡异
||
引人入胜+惊心动魄+精彩绝伦
||
新心跳



心跳总是有些突然

悬疑让人迫不及待

静静地触摸你 灵魂 深处的心理悬疑

一场窒息的悬疑之旅

超级惊悚的阅读体验

一部你无法猜得中结局的悬疑杂志

ISBN 978-7-5443-2358-1



9 787544 323581 >

定价：24.00 元(全六册)



目录

本期话题 / 阴谋之城

寻找老尸 / 鲁班尺 2

城市猎人 / 悬疑之城

黑心人之骗子 / 莫默 21

耍猴 / 王雄成 29

屋里有鬼 / 三七开 36

暗黑校园 / 惊悚之城

心魔 / 柳微襄 43

白翅的杀机 / 夷梦 57

蓝魔小镇 / 悬幻之城

桃花葬 / 天黑请睁眼 64

长篇连载 / 密码之城

别走错房间(三) / 佚名 75

午夜剧场 / 奇闻之城

编编家常 / 莫默怪谈 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心跳.第5册 / 莫默编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43-2358-1

I. 新… II. 莫…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121 号

新 心 跳

主 编:莫 默

责任编辑:古 华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海口(0898)66830929

长沙(0731)84863905

网 址:<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18

字 数:54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3-2358-1

定 价:24.00 元(全 6 册)



寻找老尸

文 / 鲁班尺



冬雨绵绵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茫茫夜色覆盖下的“东北人”餐馆。

桌子上的一瓶北京二锅头已经喝空了，蔡老尸面色红润，几个酒隔，喷出来浓郁的乙醇的辣香味。夜深人静，两名老尸秉烛把酒言欢，春意浓浓，仿佛又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祖国。

阿拉家乡杨柳依依，江南草长。依的家乡雨雪霏霏，塞北冰霜。蔡老尸眼含泪吟道：

“去年今日此门中，尸面桃花相应红。

尸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阵酸楚，我不由得仰天长叹：“等了这许多年，今夜终于等到了我的老尸同类，可叹世界之大，何处是老尸立锥之地？”

蔡老尸问道：“我们老尸在这个世界上数量很少的么？”

“是的，几乎濒临种族灭绝。千年以来，历经几次大的劫难，比较有名是东汉平帝年间佛教的引入，唐安史之乱，蒙古铁骑的侵入、清兵入关和最近的文化大革命。”

“哦。”蔡老尸聚精会神。

“尤其是安史之乱，我们痛失偶像美女老尸杨玉环，至今令人扼腕不已。”我难过至极。

“啊，那现在世上还有美女老尸了么？”



蔡老尸脸上泛起红晕，目光中一片憧憬之色，喃喃自语道，“我好想结识美女老尸。”

“难道我就不想吗？可是人海茫茫，又到哪里寻找呢，唉。”我有些莫名的悲愤。

“董大哥，董老尸，让我们去寻找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蔡老尸目光炯炯。



我捧来一大叠近期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摊在了桌子上。

“我们就从加西版开始查起，看看大温地区社会新闻栏目里有没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解释道。

“这里有一条：本报温哥华综合讯涉嫌杀害 27 名妓女然后将死人肉混合猪肉出售的加拿大‘杀人恶魔’皮克顿在落网 4 年之后，昨日在加拿大新西敏卑诗省高等法院首度出庭受审。”

“现年 56 岁的皮克顿是大温哥华地区一家养猪场的主人，2002 年 2 月，警方在他的猪场展开大规模发掘以及 DNA 测试工作，发现他与 27 个妓女失踪案有关。最终，警方指控他 27 项一级谋杀罪行。1983 年 6 月，一个名叫丽贝卡的妓女神秘消失。从那时起的 20 多年里，共有 63 名妇女在这里先后失踪。她们大多是吸毒者或妓女，年龄在 20 岁到 40 岁之间。”

“皮克顿性格古怪，寡言少语，经常组织妓女在自家农场里演出或嬉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就认为，有证据显示，被害者的遗体可能已被掺杂到肉类食品中流入市场。”蔡老尸咂舌道。

我摇了摇头：“不是的，这个冷血猪农决

不会是老尸。我们老尸也是有道德标准的，对妇女向来是怜香惜玉，以人肉假冒畜类肉制品这种下三滥手段，老尸们是不屑一顾的。”

“而且我们的目标是找寻美女老尸。”蔡老尸精力充沛，热情四溢。

天亮了，街道上车辆多了起来，天空中依然阴雨连绵，唉，温哥华的冬天。

《星岛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说 Bornaby(本那比)科士兰海景墓园附近，有人深夜开车经过时发现一个衣着光鲜的白人姑娘拦车，可是又不上车，要求驾车人下来聊天。报警后，警察来到却找不到那位女士。以前，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

“蔡老尸，这事有些蹊跷，看来寻找女老尸之路就从科士兰海景墓园开始吧。”我说。

“好哇，说不定真是个洋妞女老尸呢，可惜我的英文不太好，到时候沟通有些困难。”蔡老尸惋惜道。

“我们要做些准备工作。”我思忖道。

我锁好店门，驾着那辆二手福特车同蔡老尸直奔唐人街而去。

采购了大蒜，用于自卫，绳索便于捆绑女老尸，毛巾可以塞嘴，防止她叫喊，对待女老尸一定要彬彬有礼，决不能像电影中那样使用臭袜子去堵嘴，唐突佳人。

入夜，我们行动了。

科士兰海景墓园是一座西人墓地，林木葱郁，风景秀丽。

小雨初歇，凉风嗖嗖，墓地一片寂静。

我将车停在墓园外的车道上，背上装着物品的背囊，与蔡老尸悄悄潜入墓区。西人墓区除部分基督徒有着十字架墓碑，上面盘踞着两名小天使外，其余的都是铜质的卧

碑,实际上只是一块平镶于地面的黄色铸铜铭牌,刻有亡者的姓名和出生死亡日期,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

四下里一片漆黑,我点上一支烟,坐在墓道边的椅子上。

“坐着等吧,如真的有老尸,她会过来聊天的。”我说。

我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着,只有嘴上的烟头或明或暗。

来人开口说话了:“董老尸……”

“董老尸,阿拉自我包装了一下,喷了点古龙水,味道还可以吧?”黑暗中的来人原来是蔡老尸。

“哦。”我哑然。

“留给美女老尸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之重要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男性古龙水的气味一来可以掩盖汉民族的猪臊气,二来能够刺激女性老尸的味蕾,使其产生幻觉而导致性的冲动。”蔡老尸在我身边坐下侃侃而谈,依稀当年物理老尸的风范。

夜深了,科士兰墓园里飘来清新的潮湿气,带有青草和腐植土的淡淡气息,沁入肺腑,尽管老尸没有内脏,但是仍感受得到贴近大自然的惬意与舒适,有着一一种回家的渴望。

回家?自己的家,遥远的东北长白山,漫山遍野的针叶树,不知多少年孤独的坐在荒凉的天池边,不敢走入人间的世俗生活中去,偶尔躲在粗壮的马尾松后,偷偷的窥看那结伙的赶山棒槌客和猎人们,老尸是多么的寂寥啊。

有一年突然想到,繁华的江南,人口众多,也许有着自己的同类,于是下决心走出



没有回答。

“嗤嗤。”听到两声奇怪的喘息声音,我立刻警觉起来,鼻子中嗅到了随风飘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

终于来了,我想。

扭头望去,黑暗之中一个身影向我走来,香水的味道越来越浓烈。



长白山，渡过松花江一路南下……

“晚上好，先生们。”一句清脆悦耳的英文问候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的面前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个妙龄少女，皮肤白皙，长腿大胯，身材苗条，这是一位白种女郎。

“晚上好。”我小心翼翼的回答。

“哇，小姐你真美丽！”蔡老尸抢先发出语法错误的英文赞叹句。

“谢谢，认识你们很高兴，不介意我坐下来与两位英俊的先生聊聊天吧。”到底是洋妞，大方的紧，语音未落，早已大咧咧一屁股坐在了我们中间。

云彩裂开了一条缝隙，一丝淡淡的月光洒下，照在那位姑娘惨白的脸上。

“你们是 Japanese?”姑娘甜甜的问道。

“我们是 Chinese。”我朗朗答道。

“噢，中国人个子高大些，也要英俊许多。”姑娘笑了，露出来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她半转身体，丰满的胸部对着我，眼含春意，嫣然一笑：“你的身上有着一股自然的清新气息，而你的同伴竟然搞了一身难闻的化学味道。”

我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今天晚上不虚此行，这女孩果然与众不同。探头望了望，那边弄巧成拙的蔡老尸沮丧的脸像个苦瓜。

“小姐您一个人深夜在墓地游荡不觉得害怕吗？”我试探着问道。

“你怕吗？”她盯着我的眼睛反问道。

“我有点怕。”蔡老尸突然说道，然后将身体依偎在了洋妞的背上。

洋妞浑然不觉，继续和我说着话：“你们好象不是寻常人呢，这么晚来到墓园做什么？”

“等人。”我淡淡说道。

“等什么人啊？”洋妞边说边拉开臀部上面蔡老尸的那只手。

“我看小姐也是不寻常的人，你深夜到这里只是为了找人聊天吗？”我必须采取主动。

“我也是在等人啊。”她的眼神和声音摄人心魄。

“小姐，不介意的话，一起吃点零食如何？”我边说边掏出试金石——一头大蒜。

月光下，掌中的大蒜头泛着白光，那洋妞一见登时脸色大变，惊恐之色顿现。

我微微一笑，面露中国老尸固有的矜持风度，谦虚道：“小姐原来是吸血鬼……”



吸血鬼(Vampire)的起源，最早在基督教《圣经》上出现。

上帝之子该隐嫉妒并用石头砸死其弟弟亚伯，后来流浪到红海附近遇见夜之魔女的莉丽斯，两人相爱并生下了 13 个第三世代吸血鬼，是现代吸血鬼 13 氏族的祖先。他们与第二世代吸血鬼发生圣战，并将所有第二世代吸血鬼杀死。第三世代的吸血鬼在完成圣战后，似乎就都进入了休眠。之后的若干年间，吸血鬼的一些事物就很少了。一直到 14 世纪左右，基督教会公开承认了吸血鬼的存在并利用宗教裁判所进行大规模的捕杀。

经此浩劫，吸血鬼损失惨重，几近灭绝，侥幸幸存下来的几只吸血鬼躲藏在欧洲中世纪那种古堡里，为首的是被称为“现代吸血鬼之父”的德古拉伯爵(Dracula)。吸血鬼

都是典型的怀旧主义者，一般是不会远渡重洋来到北美的，不像我们中国老尸，青山处处理忠骨。

我注意观察面前的这个洋妞吸血鬼，细嫩的皮肤如同面粉一般白，月光映射下，瞳孔微微泛红，只是不知道是否生有便于噬咬的尖尖长长的犬齿。

“你是第几世吸血鬼，是躲避危险而离开欧洲来到北美的么？”我同情的问道。

洋妞惨白的脸上显露痛苦之色，犹豫了片刻，低下头轻轻说道：“我可以信任你吗？”

“完全可以。我们俩也不是人类，我们是古老的东方老尸，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追杀，与你的境遇相同。我们同病相怜，为什么不能携起手来，共度难关呢。”我坦诚相告。

洋妞吸血鬼大大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的名字叫安琪儿，我的外公就是德古拉伯爵，中欧一带的人们称我‘吸血鬼天使’，先生叫我‘安’就可以了。”安琪儿盯着我，最后终于同意我的意见，“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董老尸，他的名字叫蔡老尸。”我指了指一身化学气味的苦瓜脸。

“董老尸，你听说过《挪得之书》么？”

我摇了摇头。

安琪儿深情郑重的说道：“几千年来，欧洲吸血鬼内部流传着一本预言圣书《挪得之书》，吸血鬼13氏族内部为了争夺这部书相互残杀了多个世纪，14世纪基督教公会也加入了这场血腥的杀戮。最终《挪得之书》落入了外公德古拉伯爵的手中。”

“吸血鬼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种族，他们没有心跳和脉搏，也没有呼吸，没有体温，

而且永生不老。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会思考，会交谈，也会四处走动，甚至还会受伤和死亡。人们认为，只要被吸血鬼吸食了鲜血之后，被吸食的人就会变成吸血鬼，这是误解，其实被我们吸食过的人可能死亡，但是并不会变成吸血鬼。如果一个吸血鬼打算将令一名人类变成吸血鬼，必须将自己的血液给予对方，被吸食者接受吸食者的血液，两种血液融合才有可能变成吸血鬼。这种血液融合的现象会带给被吸食者以完全奇妙的感受，这个过程被成为‘初次拥抱’（TheEmbrace）。在初拥之后，被吸食者变成了吸食者的后裔，按照戒律，吸血鬼不能随意发展自己的后裔，而且一名吸血鬼必须为自己后裔的行为负责。”

“安，我看过一些有关吸血鬼的一些电影和书籍，上面纪录吸血鬼害怕照射到阳光，暴露在太阳下会灰飞烟灭，惧怕十字架和大蒜，在镜子中没有影像。另外在夜间可变身成蝙蝠、狼或者雾气的本领，是这样的吗？”我好奇的问。

安琪儿想了想说道：“第二世代的吸血鬼是惧怕阳光的，他们的皮肤会被紫外线严重灼伤，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抵抗阳光了，但是不能够直射时间太久。至于十字架、大蒜已经伤害不到我们，只是极端的厌恶而已。其它的传说大都是真实的。对了，那你们中国的老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说来话长，我只能大致介绍一下。”我看到蔡老尸也兴致盎然的凑过来听，他的那只手非常自然的搭在了安琪儿的大腿上。

“中国人很讲究堪舆，人死了以后都要葬到好的风水穴位中，以期天佑后世子孙，孰不知越是好的穴位地磁越是强烈，尤其龙

穴,可保尸身不腐。久而久之,人体的生物磁场与大地的自然磁场融合共生,催化孕育成了不依赖内脏功能而独立生存的活体,他们的内脏已经萎缩得几近消失,但是一点也不妨碍其它功能,这就是老尸。”

“老尸千年不死,历经沧桑,因此见多识广,社会经验丰富。同时,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较强,孤独而善良。历史上几只有名的老尸都为社会做出过相当的贡献,比如说,唐代大尸人李白,人称‘尸仙’,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近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湘军统帅曾国藩都是老尸,可惜他们当时相互并不知道,白白自相残杀了多年。”

“女老尸一般都相当漂亮,较著名的有‘中国四尸’,她们是:越女‘西尸’、出塞的‘北尸’王昭君、‘南尸’梅超风和‘东尸’吕秀

莲。”

“啊!”蔡老尸惊讶不已。

“可惜,”我长叹一声,又接着说,“老尸们都不会武功,只是学识渊博的文弱书生,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尸们已所剩无几了。我逃来了温哥华,以餐馆为掩护,寻找等待了几十年,方才遇到了蔡老尸一个啊。”

“原来中国老尸的命运也是这么凄惨,真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们。”安琪儿是一只善良的吸血鬼。

“谢谢,我俩今晚到这里,原本是想寻找女老尸来的,不曾想遇见了你,也是有缘。”我感慨道。

“我刚到北美,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UBC)将要举行一场有关奥尔梅克文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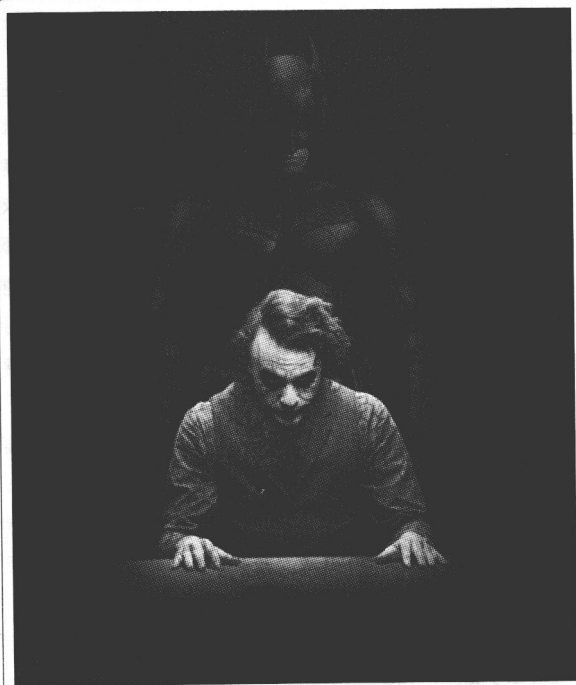
学术研讨会,美国密歇根大学考古学教授、萨巴特克语言专家乔伊斯·马库斯会来到温哥华,我必须见到他。”安琪儿说。

“乔伊斯·马库斯是研究古玛雅文字的世界头号权威。”她见我疑惑,便解释道。

“你对墨西哥神秘的玛雅文明感兴趣?”我问。

“不,因为《掷得之书》,它是用奥尔梅克文写的,就连我外公德古拉伯爵也不认识。”安琪儿说。

淅淅沥沥的小雨又下起来了,月亮隐入了云彩里,黑暗重又笼罩了整个科



士兰墓园。

安琪儿浑身在发着抖，牙齿打战“咯咯”直响。

“你冷么？”我关切的问道。

“不是，我，我已经很久没有吸血了，身体快要顶不住了。”安琪儿囁嚅道。

我知道吸血鬼血液之中缺少红血球，自身又不能够制造，因此只有吸食新鲜血液或者休眠才可以维持生命。

蔡老尸悄悄地把手搭在安琪儿大腿上的手轻轻的抽了回去……我抓住安琪儿的肩头，温柔的说道：“吸我的血吧，安……”



第三章

我是东方千年老尸，见义勇为为原本男老尸本色，眼下美女有难，焉有不救之理？我从容的解开衣领，伸出保养还算好的脖颈，一股豪情油然而生。

安琪儿张开血盆大口，那两颗尖牙又长又锋利，中间似有细孔。刚刺入皮肤时少许疼痛，随即麻酥酥的感觉有点痒，须臾觉得血液澎湃，浑身燥热，我不觉紧紧抱住了吸血鬼……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如涓涓细流在我体内萌发，连全身毛细血管都在规律的弹跳和共振，极度的舒适感充斥了我的全身，太爽了，这“初拥”的感觉，我齿咬嘴唇，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低微的哼声……安琪儿松开我，停止了吮吸，舌头舔着嘴角的鲜血，显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一点就够了，中国人的血好甜，真的不知怎样感谢你。”她真切的说。

那还用说，我这可是千年的老血，老尸是无需心脏来进行血液循环的，血液本身富

含磁性，依大地磁极而流动，精华啊，我想。

“刚才的感觉实在是美妙，是否就是‘初拥’？”我问道。

“不是，我没有回血给你，怎么好把你也变成吸血鬼呀，你是我的恩人。其实‘初拥’的感觉好过百倍呢。”安琪儿腼腆的说着眼倦到了我的怀里。我的头脑顿时一片迷惘。

“我想‘初拥’。”蔡老尸在椅子一端囁嚅道……

UBC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温西的海边上，绿树成荫，海风徐徐，各种肤色的大学生三三两两捧着书本漫步其间。校园角上的一处海滩是北美有名的天体浴场，夏天时会有一些赤身裸体的西人男女躺在沙滩上日光浴，现在这个季节则冷冷清清，人迹罕至。

美国密歇根大学考古学教授、萨巴特克语言专家乔伊斯·马库斯的学术研讨会就在一幢红色屋顶的小礼堂中举行。

奥尔梅克是北美最古老的文字，约在2600年前（公元前650年），墨西哥的奥尔梅克人，神秘的玛雅文明祖先，就使用这种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它是美洲文字的起源。奥尔梅克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奇妙混合体，它记录了玛雅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血祭——祭祀者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献出自己的鲜血，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让神感到满意后宇宙才能运转得井然有序。

教授是一位秃顶睿智的学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礼堂后面的休息室里，他耐心的听完了安琪儿的讲述。吸血鬼编造了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然后询问教授可否为她翻译一些奥尔梅克文字。

教授十分惊讶的望着面前的妙龄女郎和坐在一边椅子上长着一付东方面孔的我



和蔡老尸。要知道，奥尔梅克文字经过西班牙殖民者无情的摧残，现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只有4份，根据收藏的地点或发现者的名字，分别被命名为《德索斯顿手抄本》、《马德里手抄本》、《格马里耶手抄本》和《巴黎手抄本》。眼前的这个姑娘声称有另外的文本，这无疑是一次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

教授同意边看边翻译给安琪儿听。

安琪儿莞尔一笑，脱下上衣然后解开衬衣纽扣，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赤裸了上身……全臂维纳斯！简直完美无瑕，白皙丰腴光滑的肌肤，优美的曲线，玲珑的双峰，诱人的青春气息……教授颤抖的手扶着眼镜，目不转睛，呼吸急促。蔡老尸嘴角滴下一串口涎，已经由椅子上滑落至地板。我也感到浑身燥热，血管嘭嘭直跳，千年吸血女鬼果真

妖艳无比。

安琪儿光滑的后背上布满了纹身，颈下的部位是一幅特别的图案：一只类似凤鸟的禽类嘴边，出现了一个类似现代漫画中的语言框，里面充满了各不相同的符号，一直延续至腰间。

“这只鸟在说话，”教授轻轻的用指尖触摸着图案，他解释道，“公元5世纪，一位玛雅国王被称为‘宝蓝色鹦鹉’，下面用奥尔梅克文字记录了这位尊贵的国王的遗言，名为‘挪拉之书’。”

安琪儿找对人了，多少个世纪以来吸血鬼们血腥争夺的“挪拉之书”就要大白于天下了，我真替她高兴。

教授越看越兴奋，涨红了脸，浑身发颤，突然面部狰狞扭曲，喉咙中发出“咕”的一声



响，竟痉挛着缩下身，歪倒在地不动了。

事出突然，大家都怔住了……我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扑到教授身边，扶起教授头颅，但见他瞪着血红的双眼，嘴张得大大的，已经气绝。

我定睛细看，发现教授喉咙处深深的扎着一枚没羽小箭，原来他是中人暗算致死。我伸出手指，捏住箭羽，轻轻将箭拔出。

箭长约二寸，是一种质地坚硬的木头削成，箭矢呈绿色。

“南美毒箭蛙！”安琪儿俯在我的耳边惊恐道，她甚至还未及披衣遮体。

我抬眼望去，小会客室里只有两扇窗户，只有一扇是打开着的，窗外是树林，枝叶茂密，树影婆娑，毒箭一定是由林中射出的。

安琪儿也猜到凶手就隐藏在树林中，低低一声轻嗅，身影晃动，如箭般射出，穿过窗户扑入树林。我急忙放下教授，捡起安琪儿的上衣，爬上窗户跳了下去，也追进了林中。

树林之中早已不见了凶手的踪迹，一直

追到了海滩。灰蓝色的太平洋，几只海鸥在翱翔，浪花轻轻拍打着礁石泛着白色的泡沫，海滩上有一对深棕色的皮肤的青年裸体男女，盘腿坐于沙滩上正在行瑜伽冥想。

我轻轻将上衣披裹住安琪儿赤裸的上身，望着她那愤怒和绝望的表情，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

“那是南美箭毒蛙，箭头涂有毒蛙皮肤粘浆，以筒吹出，见血封喉。”安琪儿忿忿然。

“是什么人想要阻止教授开口，保守了千年的吸血鬼圣书‘挪拉之书’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我自言自语道。

海面上徐徐吹来略带涩味的寒风，我瞥见那对青年男女赤裸的古铜色皮肤上冻起了鸡皮疙瘩，毕竟是冬季了啊，吃牛肉喝牛奶的老外身体果然比喝稀饭吃咸菜的国人强了许多。

我拉着安琪儿经树林折返，回到了红色屋顶的小礼堂。

蔡老尸不见了……

小礼堂围满了来听课的学生，各类肤色各种语言乱糟糟一片。

“我们走吧，警察来了会有麻烦。”安琪儿说。

我找遍了，仍然不见蔡老尸，他一定是吓跑了，先回餐馆了，要知道他是中国政府通缉的杀人犯，与赖昌星不同，加拿大政府发现肯定会引渡的。

我俩垂头丧气的走出小礼堂，破译“挪拉之书”看来危机重重。

“醒了！教授醒了！”人群中发出叫喊声。

安琪儿转身跑回，分开人群，只见教授坐在地板上，手捂住喉咙，两眼茫然。

“教授，你还好吗，你还认识我吗？”安琪



儿焦急的问道。

教授定睛细看安琪儿,然后点了点头。

安琪儿高兴极了,正欲开口询问,我匆匆上前低声道:“快带教授一同走,这里太危险。”

安琪儿立刻明白了,我俩搀起虚弱的教授,我蹲下轻轻的背起他,快步离开小礼堂。

“让开,我们送教授去医院。”安琪儿叫道,学生们都自觉地闪开一条路。

出门后我立刻健步如飞,安紧紧跟随在后面,警惕的目光四下巡视,以防刺客再次下手。

直到坐进了我的那辆6缸福特,加大油门飞驰起来,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去哪儿?”安问。

“West Broadway,我的‘东北人’餐馆。”我说。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我津津有味的想着。



第四章

到家了,店门口的“翠花,上酸菜”给人一种家的温馨感觉,蔡老尸没有回来这里。

我将教授轻轻放在床铺上,他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

“箭蛙的毒性是世界上最烈的一种,一克足以毒死30头牛,教授竟然挺过来了,实在不可思议。”安琪儿小声嘀咕。

“污染,一定是环境污染,南美箭蛙的毒性改变了。”我肯定的说。

“蔡老尸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有危险吧。”安琪儿关切的问。

“你放心,等晚餐时间,他自然就会回来的。”我安慰道。

整个下午,教授都在熟睡,危险期已经过去,估计晚上就会醒来。

我和安琪儿一面喝着茶,一面讨论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安告诉我,800年前,她的外公德古拉伯爵为了收藏好“挪拉之书”,最后想到最好的藏匿方法就是纹在了我的身上,并要我随即去休眠。等我醒来已经是16世纪了,外公和13家吸血鬼氏族的第三世代精英们在与基督教公会和宗教裁判所的血腥战争中都已经阵亡。

安琪儿身负“挪拉之书”的重大秘密,孤独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千禧之年过后,考古科学家在研究古玛雅文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她才知道历史的机遇来到了,于是她远渡大西洋来到了北美。

“有人不想‘挪拉之书’被破译,也不愿意毁掉它,事实上,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它。目的是什么呢,这一定和书的内容有关。”我分析道。

“只有等教授醒过来了。”想到几千年来经过无数血腥厮杀争夺的秘密今晚就要真相大白,安琪儿情绪激动,霍霍欲试。

天黑了,我进厨房炒了几样本店拿手的菜式,有溜肝尖、溜肥肠、爆腰花和氽白肉外加一瓶二锅头。

教授醒了,看来他的精神好多了,我倒了一杯热茶端上,教授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白酒。

原来世界知名教授也喜爱这杯中之物,我不禁笑了。

教授看来也是饿极,再加之受伤,是应该补充热量了。

“这是什么东西?”安琪儿手持钢叉犹豫

不决。

我解释道,这是肝脏,那是大肠和肾脏,话未落音,安琪儿已经在呕吐了,我此刻才想起来,中国人的美味内脏西方人是不敢吃的。

奇怪的是,乔伊斯·马库斯教授却毫不在乎,笑眯眯的嘴里塞满了肝脏和肾脏,接着又是一大段肥肠,他的另一只手非常自然的搭在了安琪儿的臀部上……

“蔡老尸!”我认出了他……“你是蔡老尸!”我一下子明白过来。

教授用力的咽下了肥肠,尴尬的笑了笑,手捂着喉咙,声音有些嘶哑:“是我。”

我伸手探了探他的心口,果然没有心跳。

“教授死了,安琪儿的希望破灭了,我,我想帮她……”蔡老尸嗫嚅道。

“你原来的肉身呢?这样一来你再也回不去了呀。”我惋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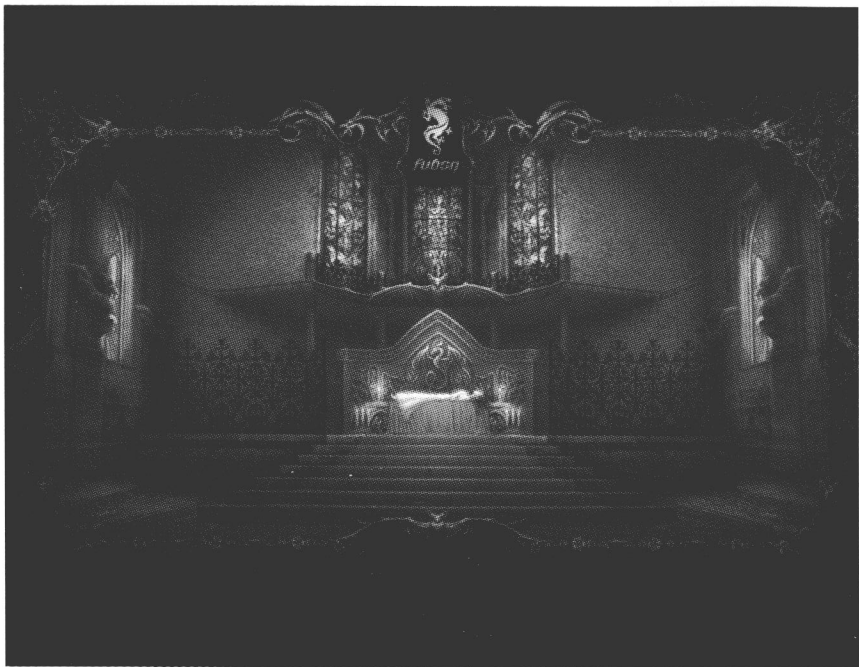
“原来的蔡老尸反正一身潦倒晦气相,而且又是通缉的杀人犯,万一被中国政府抓到肯定枪毙,不要也罢。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洋人教授,回国看看儿子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蛮好。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解读奥尔梅克文,帮助安琪儿揭开‘挪拉之书’的秘密。”

好,果然好一个“黄山老尸”的英雄本色!敢想敢做,敢作敢当,我不禁万分钦佩。

“那我以后尊称你为‘蔡教授’了。”我呵呵笑道。

蔡教授也笑了:“我看你们追刺客越窗而去,便下定决心,走到房后一头撞在了墙上,扔下肉身潜入教授体内,改头换面,其实也挺辛苦的。”

“你们说什么呀?瞒着我,讲中国话。”安





琪儿诧异的问道。

我将蔡老尸的所作所为详细的解释了一遍,安琪儿顿时又惊又喜,热泪盈眶,猛的上前抱住蔡教授的头连吻起来,当然是避开了口腔,我看得很真切,因为那里塞满了内脏,我想。

蔡教授受宠若惊,欢喜之极,那手又不老实起来,在乱摸乱动,我打开他的手,东方老尸的脸不能丢。

晚饭后,大家坐下来喝茶,电视新闻里播出了UBC大学校园内发现一具无名中年男尸,警方初步判断是亚洲人,不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同时告诫学生们不要惊慌云云。

“尸检时找不到内脏,皇家骑警该抓瞎了。”我幸灾乐祸道。

蔡教授闭上眼睛,努力的使自己进入角色,不一会儿,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点了点头。

安琪儿脱下了内衣,露出了光滑的肌肤,蔡教授眼睛瞪得大大的,仔细观察安琪儿后背上的图案,我大气不敢出,紧张的等待。

就在这时,一股寒风穿进门缝席地而来,“嗖”的一声轻微划破空气的气流声,一支吹箭准确的射中蔡教授的咽喉……此刻,紧绷神经的我反应奇快,抄起酒瓶一跃而起扑至门前,拉开门扇冲出店门。

几步开外有一个奔跑的身影,身材不高,略显消瘦,甩动着的手中握着一根竹管。我猛挥手臂,那瓶二锅头带着风声,呼啸着飞出,击中了那人的后脑勺……刺客扑倒在地,我上前扭住他的手腕翻过身来,那面孔正是白天在UBC大学天体浴场海滩做瑜伽冥想的南美男青年。我反扣住他的胳膊,将

半昏迷的刺客拖回了餐馆。

安琪儿流着泪水抱着蔡教授的头,她深深的为东方老尸的献身精神所感动。蔡教授紧闭双目,脸紧紧地贴着安琪儿赤裸的双乳……“别装了,老尸是毒不死的,起身。”我吆喝着蔡教授起来。

蔡教授“扑哧”一乐,抬起头来,恋恋不舍的离开安琪儿的前胸,伸手拔出毒箭扔到了地上,一面忿忿道:“让我再多昏迷一会儿嘛。”

安琪儿见蔡教授没事儿,高兴的几乎蹦了起来,看到我拖进来的刺客忙上前细瞧,她也认出了那人。

“你为什么要刺杀乔伊斯·马库斯教授?”她问。

那青年并未答话,只是痴痴的望着安琪儿赤裸的胸部……安琪儿微微一笑,作为千年吸血鬼,她对自己的身材还具有如此的吸引力颇感欣慰。我替她披上了外衣,看来漂亮的女人都爱走光,不论年龄大小。

“说吧,你是谁?”安琪儿对刺客柔声细语。

“我是‘挪拉之书’13守护卫士之一。”刺客冷静的说道。

安琪儿大为吃惊:“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人站起身来,先向安琪儿躬身行礼,然后说道:“我的名字叫箭蛙,海滩上的女子叫蝙蝠,她也是13卫士之一,我们始终忠实的履行着‘宝蓝色鹦鹉’王的遗命,守护着‘挪拉之书’。”

“你们是吸血鬼吗?”安问。

“不是。13守护卫士世代相传,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圣书的秘密不被泄露。”箭蛙说

道。

“我还是不明白，外公德古拉伯爵没有告诉我这些呀。”安琪儿还是一头雾水。

“公元五世纪，墨西哥萨巴特克玛雅国王‘宝蓝色鹦鹉’临终前，以奥尔梅克文纪录了一个远古玛雅国的大秘密，名为‘挪拉之书’，并以邪恶之数挑选了13个守护卫士，世代看守这圣书的秘密。后来玛雅国发生了一场政变，盛装圣书的密封水晶瓶被遗失于大海中。13卫士的后裔寻找了许多个世纪，直到200多年前才得知圣书的下落。原来当年水晶瓶随海流飘到了欧洲，成了吸血鬼氏族的圣书，并引起了数百年吸血鬼家族与基督教公会的血腥厮杀，圣书最后落到了德古拉伯爵手中。他将书纹在了你的身上，毁掉了原书。因此，圣书守护者暗中已经守护你200年了，继续保守‘挪拉之书’的秘密。”箭蛙解释道。

“那你为什么要杀死教授，他是无辜的啊。”安琪儿不悦道。

“凡是试图破解圣书秘密者，一律杀死，这是玛雅王的遗命。”箭蛙语气坚决。



第五章

蔡教授凑了过来，嘻嘻笑道：“我是杀不死的，而且我也是安琪儿公主的卫士，我们应该是一路的。”

“13卫士有13种杀人绝技，你是逃不脱的。”箭蛙冷冷说道。

“哦……”蔡教授有点瞠目结舌。

我岔开话头，说道：“那么，国王遗言有没有说什么人可以有权知道‘挪拉之书’的秘密？”

“有，但那是不可可能的。”箭蛙说。

“说说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说。

“没有心跳的人。”箭蛙嘲笑的望着我，“想想看，只有死人。”

我哈哈大笑，蔡教授随后也跟着笑将起来。

箭蛙有些愠怒，瞪着眼睛一声不吭。

我说：“箭蛙老弟，你来摸摸我的心口。”同时抓住他的手，拉至我的胸前。

箭蛙的手在我的胸口摸来摸去，渐渐脸色变得煞白，深情越发凝重起来。须臾，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喃喃说道：“天呐，‘宝蓝色鹦鹉王’啊，千年之咒今天终于应验啦……”说罢竟然呜呜哭了起来。

他边哭边自语道：“要赶快告诉蝙蝠，告诉其他卫士，我见到了没有心跳的人，我们的职责终于可以结束了。”

“你怎么同他们进行联系呢？”我问。

箭蛙诧异的望着我，说道：“当然是用手机。”

箭蛙掏出手机，拨通了号码，急促的讲了一通西班牙语。

“我们可以破译‘挪拉之书’了吗？”安琪儿问箭蛙。

箭蛙点点头。

安琪儿褪下内衣，露出背上的奥尔梅克象形图案。蔡教授默默看了许久，道：“这是一幅地图。要了解‘挪拉之书’遗言，必须先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顺着哥伦布的足迹踏上中美洲土地，来到了玛雅部落。玛雅人委派通译者佳觉，向西班牙第一任主教兰多介绍了自己的文明。兰多被玛雅典籍中记载的事情



吓坏了,认为这是‘魔鬼干的活儿’于是下令全部焚毁。经过这番浩劫之后,玛雅人一下子神奇地失踪了,他们灿烂的文化也随之成了哑谜。”

“300年后,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斯蒂文写了一本《旅行纪实——中美加帕斯和尤卡坦》激起了人们研究玛雅文化的热潮,于是不少人致力于研究十六世纪的那场浩劫后,仅留下的三部玛雅典籍和一些石碑、壁画等。然而,数百年来,这三部象天书一样的玛雅典籍吸引着无数想要破译的学者,但到头来,他们都只能望洋兴叹。美国人类学家,探险家德奥勃洛维克和记者伐兰汀,对尤卡坦进行考察时发现有许多地道连通的地下洞穴,地道的结构与金字塔内的通道十分相似。德奥勃诺维克拍摄了九张照片,但是能印出来的只有一张,而这张照片上所摄下的竟是一片涡旋状的白光。他们顿时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他们想到了埃及陵墓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老的诅咒,这里是不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玛雅祭司留下的保护圣地的能场了?于是探测只好就此停止。”

“1968年,一些科学家在探测玛雅金字塔内部时,发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他们在每天同一时间,用同一设备,对金字塔内的同一部位进行X线探测,但所摄得的图形竟无一类同。”

“金字塔内和尤卡坦地道内的这种神秘的能场,不禁使人联想起使飞机和船只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的百慕大的三角区。在那里遇难的船只和飞机边一片残骸碎片也没有留下,甚至海面上连一点油星也没有。遇难前,它们差不多都向基地发出已经接近海岸,全部仪器失灵的报告和看到一片‘白水’

